



第三章 到美国高中报到

国内高中三年，美国高中四年。这些最基本的小常识，是否在你出国前就已经全部知晓？

1

兴许是昨晚的气氛成了僵局，第二天吴妈妈便打给房东问能不能提早搬进去。一听母女二人决定立刻交钱入住，房东心花怒放地表示热烈欢迎。

由于来美国前好友的各种保证，吴妈妈并没有通过中介承办任何事宜。但是来美国后好友并不热心，所以本想着在美国慢慢适应的吴暇母女在两眼一抹黑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下，只在小单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彻底独立出去。吴妈妈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的留美生活已然开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将独自带着女儿面对所有可能发生的、难以预料的情形。

从单阿姨家搬出来的第二天，也就是入住顶层小房间的第二天，吴暇母女早早地来到单阿姨介绍的那所位于洛杉矶 R 市名为 R 高中的公立学校报到。单阿姨曾说欢欢就在这所高中上学，所以如果将来吴暇来到美国后也可以上欢欢这所学校，毕竟公立高中全部免费不要一分钱。

母女二人兴冲冲地来到学校，竟也是一片平房。她们拿着一摞资料，

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才找到新生接待处。

“一会儿进去了要对老师有礼貌，给老师留下个好印象。”吴妈妈在开门前特意叮嘱道。

“我知道。快进去吧，晒死了。”吴暇收回挡在额头上的手，推开了新生接待处的门。

“How can I help you?”一位年纪很大的白人女教师在听到门被推开的那一刻，头也没抬，面无表情地问着。

“Hi, I am... I am new student. I want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Thank you.”吴暇结结巴巴地说着。

白人女教师这才抬起头，打量了吴暇母女一眼。随即问吴暇要个人资料。吴暇母女听了半天才听懂对方是管自己要资料，于是赶忙答应：“哦哦，好的好的。噢，不是，OK，OK. This is... ah, give you.”老师接过资料没再多说，空气中只剩下母女二人尴尬的笑。

“你资料不全，我无法帮你办入学手续。”老师把资料递给吴暇，依旧面无表情。

吴暇母女以为自己理解错了，又询问了老师好几遍，并指着带过来的国内高一成绩单给老师看，生怕老师漏看了这一页。

“对不起，如果你们想在我校上十一年级（国内高二）就必须提供九年级和十年级两年的成绩单。你们现在只带来了十年级的成绩单，所以我们无法帮你办理入学手续。”

听完老师的解释，吴暇母女愣愣地站在学校接待大厅，如遭晴天霹雳。

不能入学？她们已经按照单阿姨在电话里说的那样提供了国内高一成绩单的所有原件和复印件，也准备了身体各项指标合格的体检证明，还带齐了护照、绿卡和房东帮忙提供的水电费的住宿信息。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说需要初三的成绩单？吴暇母女简直不敢相信！

“小暇，老师是说咱们少准备了一年成绩单吗？要不你再跟老师说说，让她通融通融。之前小单没跟我说要准备初三成绩单啊。她在电话里说她已经来学校打听过了，说只带高一的就行。怎么现在又要初三成绩单了？你问问老师是不是刚改的政策？你跟她说说咱们上个礼拜就到美国了，要是这礼拜刚改的政策能不能按以前的执行？”吴妈妈焦急地说。

吴暇明显也快急疯了，她结结巴巴地边说边用电子词典翻译。但老师给出的答案却是：“我们没有改过任何制度，从我校成立以来就是这样的人学流程。”之后又补充了一句：“你确定你朋友来学校帮你询问过？如果她真的来过，我们不可能给出那样错误的消息。”说完便继续低头处理自己的事情。

吴妈妈眼看老师送客的姿态已经摆出来了，只得带着女儿往出租屋走去。

“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吴暇急得快要哭出来，她不明白为什么来到美国后就没一件顺心的事。

“别急别急，我给你单阿姨打个电话问问。这事真是怪了，她明明跟我说只需要准备高一的成绩。”吴妈妈边说边从包里翻出手机。

“喂？”单阿姨接通了电话，但明显语气不太友善，想必还在对吴暇母女搬出去的事耿耿于怀。

“喂，小单啊。有个事儿我想问你啊，小暇那学校……”吴妈妈还没说完，就被单阿姨打断了。

“我现在上班呢，学校等过几天我有时间了再带你们去看。还有一个 month 才开学呢，着什么急。”

“不是小单，我们今天去学校了，他们说我们带来的资料不全不让小暇入学。”

“啊？资料不全？不可能啊，是不是你们没听懂老师说什么啊。行了，先不说了，我下班再打给你吧。Bye。”说完单阿姨便挂断了电话。

“怎么样？单阿姨怎么说？”吴暇一脸期盼地望向妈妈，渴望从妈妈口中听到令她满意的回答。

“她上班呢，说下班再给我回电话。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先回家吧。”

挂断电话后，单阿姨也明显愣怔半天。在她看来，一定是吴暇母女英文不好没理解清楚老师的意思才误以为是资料没带全。不过她也很清楚，自己并没有百分百的把握支撑这个观点，毕竟当年欢欢入学时自己根本就没有参与过。

“小单你想什么呢？谁的电话啊？”见小单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短发

女同事又开始八卦起来。

“哦，没什么。就我那朋友，她说她女儿入学手续不齐不让她上课。”

“她上几年级啊？你儿子那学校吗？”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高二吧。”

“难怪呢，她肯定是少带了一年的成绩单，所以才不让她入学呢。前几年我老公哥哥的小孩来这边上学，就差点出现这个问题。”

“啊？少带什么成绩？”

“她如果开学后上高二，就要带国内高一还有初三两年的成绩。因为美国这边高中是四年制的，所以美国的高二相当于国内的高一。要是你朋友的小孩在国内该上高二了，那其实在美国就是上高三了。所以她肯定是没有带国内初三那年的成绩单才不能顺利入学的。”女同事顿了顿又补充道，“不过她们来之前应该都打听清楚了啊，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单阿姨听完同事的解释，心里早已乱作一团。由于儿子之前一直在姑姑家住，所有上学的手续都是那边帮着打理，自己根本就不了解学校的规章制度。虽然何姐在电话里再三强调希望自己能去学校打听，但由于自己嫌麻烦就没亲自去。一想到自己只是凭空想象地告诉何姐只需带上国内高一的成绩就能顺利入学，单阿姨突然觉得事态很是严峻。她很想打电话向何姐解释，不过转念一想既然当初自己在电话里信誓旦旦地承诺过她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又怎能实话实说告诉她们自己压根就没去学校打听？

想到这，单阿姨又再次询问了一遍短发女同事：“你很确定美国跟中国的年级分配是不一样的？”

“是啊，美国高中是四年制的，九年级到十二年级呀。九年级就相当于国内初三，十二年级就相当于国内高三。”女同事捋了一下头发，疑惑地看着单阿姨，“不是吧小单，你儿子今年不是正好上十二年级吗，你难道真不清楚这些事情？”

单阿姨略显尴尬，忙堆笑说：“嗨，我不是平常事情太多了嘛，学校的事都是他自己联系的，我基本上都没操过心。”

“你可真有福气，儿子这么独立。我家老二要是长大以后能像你儿子这么省心就好了。”女同事一脸羡慕地望向单阿姨。

单阿姨很想说,其实自己儿子也并不省心,但碍于面子只得说:“嗯,是。他是挺让我省心的。嗯……先不说了,我刚想起来还有几个电话要打呢。”说完便拿起办公桌上的座机,假装要给客户打电话过去。



吴暇母女顶着大太阳走回那栋淡蓝色的房子,吴妈妈掏出钥匙打开大门,发现孙先生正在客厅看电视。三人打过招呼后,吴暇母女随即进了自己房间。

房间依旧很热,却多了一匹布艺窗帘。吴妈妈昨天通过黑车司机的介绍,在离这很远的 M 市的一家家具店里买了一个单人床垫和布艺窗帘。由于店员说床架暂时没有现货,所以母女二人决定先凑合一下只睡床垫。于是在这个不到八平方米的、热得像蒸笼一样的西晒的房间里,又多了一个单人床垫、一匹并不养眼的窗帘和四个从北京带来的大号行李箱。由于心疼女儿,吴妈妈睡原本房东留下的那个床垫。至于吴暇,则睡那个昨天新买的床垫。

这样艰苦的生活对吴暇来说是从未设想过的。就算退一万步讲,北京各所学校的宿舍楼都要比她现在住的地方强得多。她不禁心生困惑,疲惫地说:“妈,你说咱们来这儿受这罪是图什么?电视里天天报道说美国怎么怎么好,生活水平怎么怎么高,这不都在那胡说八道吗。这破地方到底哪儿好了?我真快受不了了!”

吴妈妈看着女儿,不由得也是一阵心酸。“小暇啊,都怪我。要不是我看你单阿姨为了咱俩住在客厅过意不去,再加上她每天那么忙也没时间带咱们看学校,所以我才想着咱们自己早点搬出来,尽快熟悉周边环境。哎,让你受委屈了。是妈妈不好,我不该这么着急。”

“妈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的问题。咱们早点搬出来是对的,在她那

天天憋着寸步难行早晚得生病。我的意思是说自从咱们来到美国就事事不顺,而且单阿姨也一点忙都帮不上。你说学校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那老太太故意不让我上啊?”

吴妈妈看了眼手机,才上午十一点。“一会儿十二点多你单阿姨应该能有休息时间,到时候我再打电话问问她是什么原因。然后晚上我也给你爸打个电话,等他那边起床了我跟他说一下,让他去你学校开个初三成绩单的证明。”

“开什么呀,大不了不上了!你说咱们在北京哪儿受过这窝囊气?有吃有喝的什么也不用操心!”吴暇气急败坏,什么都不想管了,“妈,要不这样,咱俩甭跟他们磨叽了,直接订个机票回去得了,我在这儿真快被他们气死了。”

吴妈妈理解女儿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委屈,毕竟所有事情都是他们几个大人在替吴暇安排处理。吴妈妈想到女儿早晚要步入社会自己独当一面,所以一直想找机会锻炼一下女儿的耐性。之前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她觉得眼下这件事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吴妈妈捋了捋思绪,望向女儿说:“小暇啊,你做事不能太急。出国前我跟你爸就提醒你了,到了外面肯定会遇到很多状况,你要学着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着逃避。你要是现在回国了,不又得荒废一年?再说我跟你爸还得再去给你找新学校,跟在美国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俩就算现在回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吴暇不吭声,继续在那儿生闷气。

“这屋里实在太热了,咱俩到客厅坐会儿去吧。我也正好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单阿姨说。没准真是咱们听错了呢,说不好那外国老师不是那个意思呢。”吴妈妈安慰女儿,顺道儿也安慰下自己。

吴妈妈擦了把脸上的汗,跟女儿一前一后地走下楼梯。

“小何啊,今天学校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孙先生见母女二人从楼上下来,关切地问。

“哎,别提了。学校老师说我们手续不齐。小暇要上高二,美国这边需要我们提供初三和高一两年的成绩。我们只带了高一一年的,所以只能让她爸再到以前学校跑一趟了。”

“没事的，不要担心。美国学校很好说话的，他们不会让孩子没学上的。现在离开学还有一阵子嘛，你们可以先去周边玩一玩，也算了解美国文化了嘛。”

“孩子学校的事情还没落实好，哪有心情玩儿啊。再说我们哪儿都不认识，还是别玩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既然这几天事情也解决不了，出去转转总是好的。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旅行社，等会儿太阳下山了我可以带你们去。旧金山蛮好的，可以去玩几天。美国好无聊的，你们才刚来就这样闷在家里肯定会很难过的。相信我，出去转一转心情就会好的。”孙先生慢条斯理地说给吴妈妈听。

吴妈妈听完孙先生的建议，也觉得既然事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还不如出去转转散散心。她转头看向女儿，说：“小暇啊，我觉得孙先生说得有道理，你想不想去其他城市看一看？反正咱们现在待着也是待着，出去转转开开眼界也不错。”

“我无所谓，反正我对美国已经不抱任何好感了。”

一听女儿同意了，吴妈妈赶忙对孙先生说：“孙先生那就辛苦你等下陪我们走一趟了。会不会很远啊？要是太远我有黑车司机的电话，咱们可以打车去。”

“不远的，太阳下山就不怕了。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另外我也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周围的情况的。”

孙先生的话，让吴妈妈生出一股暖意。她是多么希望对自己说这番话的人是小单，而不是才刚认识不久的邻居。

聊了一会儿，吴妈妈看时间差不多了，回屋拿起手机拨通了小单的电话。

这次响了很久单阿姨才接起电话。“喂？”

“小单啊，是我。我就是想问你小暇上课是不是要带国内初三的成绩单啊？你之前去学校帮我们问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忘记说了？”

“哦，何姐啊。好像确实是需要带初三成绩单，我前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那你让小暇她爸再去学校开一个吧，反正离开学还早着呢。”单阿姨在电话那头轻描淡写地说着，仿佛这一切都和她没有半点关系。

“哎呀小单，你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忘记说了呢。我们来这边就是为了小暇上学的！”吴妈妈一听也有些生气，毕竟她们选择这么早来到美国，就是为了在孩子开学前把所有事情都办妥。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我自己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养孩子，天天忙得要死，哪能记得住这么多东西？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啊，反正你们有绿卡，美国学校肯定都会收啊。欢欢以前上学都是自己弄的，肯定不复杂的。”

“欢欢在美国长大，肯定很多事情都清楚啊。小暇是转学过来插班的，再加上我们英文本来就on不好，肯定走的程序也是不一样的。”吴妈妈还想往下说，一想到好不容易两人通了电话，别再像上次似的闹得不欢而散，于是换了个话题说，“这事儿就不提了，到时候我让她爸先去学校跑一趟，然后再看看怎么办吧。哦，对了，小单。我打算这两天带小暇去旧金山玩几天，学校这事落实不下孩子心情也不好。我就跟你说一声，我怕回头电话打不通你联系不到我们。”

一听吴暇母女刚来美国就想去旅游，单阿姨顿时又急了。其实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这样的情绪从何而来。只是当她一想到自己至今都没去过旧金山，可何姐她们刚来美国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出去游玩时，心中那股无名火又“噌”的一下蹿了上来。

“旅游?! 旅什么游啊?! 你们才来几天啊，就想着去旅游?!”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是孩子学习的一种方式，再说我们憋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也确实没意思。”

“美国就是这样！你们来之前我就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在美国生活就要忍受孤独、忍受寂寞！这里本来就没有国内热闹，没人天天聚会，也没那么多朋友。我们辛辛苦苦地赚钱生活，不像大陆的人天天公款吃喝！”

“小单，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偏激啊。你从哪儿听来的说国内都是公款吃喝啊？我们都是平常老百姓，周末聚个餐都是花那点工资。还有啊，正是因为在这边没有事情做，所以我才想带小暇出去转转，不然孩子憋坏了早晚得生病的。”

“网上啊，网上都这么写的啊。难道你们出去吃饭都是自己花钱吗？”

对话进行到这儿，吴妈妈已经不想再向自己儿时的伙伴解释什么了。

她不明白是小单太久没回国，已经跟国内脱节了，还是网上那些一边倒的言论将小单彻底迷惑了。只见吴妈妈随便找了个借口，匆匆挂断了电话。她静静地坐在那个单人床垫上，无暇顾及汗水早已滴落至脖颈。她只是搞不懂小单怎么会变成这样？难道在国外待久的人都会变成这样？无数的疑问困扰着她，吴妈妈不禁开始担心自己的女儿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不过转念一想，立即打消了这个可怕的念头。小暇这么懂事，再加上有自己陪在她身边，自己的女儿肯定不会变成这样。

吴妈妈算好时差，一直等到国内上午八九点钟才拨通了刚从超市买的打往国内的电话卡。由于数字太长再加上学校的事弄得二人心情过于焦虑。吴妈妈拨了好几次才输对正确的回拨号码。

电话是打给吴爸爸的。在跟吴爸爸说明情况后，吴爸爸说一会儿就去学校找老师帮忙。然而令他们失望的是，学校还没开学，值班老师并不负责这方面工作，所以只能等到九月一号开学后才能开始处理此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原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的吴暇母女也彻底泄气了。由于美国学校是八月底就开学，比国内整整提早了一个星期。如果等到九月一号才能找学校要来初三的成绩，那等吴暇她们拿到成绩单时估计美国学校已经开学至少一个星期了。

“妈，你说单阿姨是不是故意整咱们啊？怎么这么点事儿她都问不清楚。真不是我说她，如果是欢欢想到北京上学，你肯定各种学校到处对比了。”

“哎，现在说这些也没意义。你单阿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过，可能待人接物这方面也确实有点欠缺。你就别怪她了，一会儿咱们跟孙先生去买票，出去玩几天就好了。”

话说到这儿，母女二人的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谁呀？”

“是我。”外面传来孙先生的声音。

一听是孙先生，吴妈妈立即把门打开。

“小何啊，不好意思呀，我忘记人家旅行社五点钟就关门了。要不明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先替你问问有什么行程吧？”

“好啊孙先生，那就麻烦您了。”

“不麻烦的，都是中国人嘛。出门在外，帮一帮是应该的。”

孙先生此话一出，吴暇母女顿时倍感欣慰。身在异国他乡，能感受到台湾同胞如此真心的关怀与帮助，可以说是母女二人赴美以来最大的收获了。

第二天上午在孙先生的帮助下，母女二人在旅行社报了旧金山三日游的旅行团。出发日期是周六上午九点，吴妈妈回家后便将时间告知了小单。明知二人没车，小单却问了句：“用我送吗？”

吴妈妈心里自然是希望小单能来送的，可是考虑到出发当天是周末，小单可以睡个懒觉，于是吴妈妈说：“不用了，我们走到集合地点就行了。你周末睡个懒觉吧。”

小单没有推辞，说了句：“那好吧。”过了两秒又补充道，“你们三天后回来时应该也快晚上了，到时候我下班顺道接你们回来吧。”

“好，就这样吧。”

很快就到周六了，吴暇母女早早地起了床。当她们把行李箱搬到门外时，正巧和晨练回来的孙先生打了个照面。

“咦？你们怎么走这么早啊？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孙先生疑惑地问道。

“哦，是这样。我们走路过去，怕一会儿晚了。”

“走路去？你朋友不送你们啊？”

“不用她送了，我们走过去就好了。”

“哎，走路至少要走两站地啊。你们知道在哪里集合吗？”

“大概方向知道，具体不知道，到了再找人问吧。”

孙先生不放心母女二人独自前去，怕她们走错路，坚持要陪她们走到集合地。在孙先生的带领下，母女二人拖着行李箱就出发了。一路上三人有说有笑，完全没被炙热的太阳干扰。

走到路口处等红灯时，孙先生特意告知吴暇母女应该如何在美国过马路。在洛杉矶几乎看不到斑马线，行人在过马路时一定要看行人指示灯而非参照红绿灯。就这样又过了几个路口，三人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大巴车还没来，看来他们是提早到了。吴暇母女谢过孙先生，看着他独自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感激。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家庭正在替孩子计划着出国求学的各项事宜。

“宝宝,妈妈都给你安排好了,等这学期上完课你就跟我来日本吧。咱们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再加上去年你居住权的证明也下来了,上学也都方便了。”身在日本的 Lily 妈给在老家上学的女儿打着越洋电话。

“我又不会说日语,去那边干嘛?”Lily 明显有些吃惊,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开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即便她很不喜欢这里。

“以前都是妈妈不好,妈妈没有亲自照顾你。现在妈妈总算在日本有稳定工作了,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你听妈妈话,跟我来日本吧。这边学校都很好,而且将来毕业了肯定工资待遇也很好,总比一直待在咱们那个小地方强啊。”

Lily 没有马上回答,她也在思考妈妈说的话。日本她去过两次,那两次都是为了办理所谓的“日本绿卡”。未来是什么样的她根本没有设想过,但如果能借此机会拾起遗失了十多年的母爱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Lily 妈见女儿半天没吭声,生怕女儿仍旧埋怨自己那么早就离开了她,于是小心翼翼地说:“宝宝,你怎么不说话?如果你不想来妈妈也不勉强你,但我是真的好想弥补自己过去犯下的错。你能原谅妈妈吗?”她说说着,就在电话那头哽咽起来了。

其实 Lily 早就习惯了这种没爹疼没娘养的日子了,起初她还有些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而自己却没有。不过后来她渐渐从失落和委屈中放下这一切,她觉得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吧。她不想让妈妈觉得自责,因为她早已不再计较太多。“妈,我没怪你。我听你的,我去日本。以后我跟你一起生活。”

Lily 妈明显是吃了一惊,半晌才激动地说:“好好!那我这几天就去帮你联系学校,等这边都安排好了我就给你订机票!”

“妈。”Lily 不带任何情绪地唤了妈妈一声。

“怎么了宝宝?你说,妈妈听着呢。”

“我过去了住在哪儿?跟他一起住吗?”

“哦,不跟他住。你放心,不跟他住。”女人在电话那头明显有些慌乱和尴尬,“我现在在东京找了一份工作,他没跟我一起来。你放心,不跟他一起住。”

“好吧,那你联系好学校再跟我说吧。我还用告诉我爸吗?”

“告诉他干嘛?这些年把你判给他,他管过吗?!只知道把你扔到你奶奶家,自己从来都没养过你!一说起来我就来气!你直接过来就行,到时候我跟他们家去说!”

“我还是跟奶奶说一下吧,毕竟也是她把我养大的。”

“好吧,那你跟她说一声吧。好了宝宝,妈妈不能跟你说了,我要去工作了。拜拜宝贝。”

“拜拜。”

挂断电话后,Lily 一个人在原地坐了很久。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永远都无法由自己掌控。三岁那年父母离婚,妈妈独自去了日本。或许是对妈妈怨恨太深,当妈妈离开后爸爸就一直冷落自己。被送到郊区奶奶家后,Lily 就在那所几乎没有任何优等生的郊区学校得过且过。她从没想过会出国,更没奢望有天能和妈妈一起生活。就在她终于认命,终于准备踏踏实实在老家过完一生时,却接到了妈妈这样一通电话。说实在的,她并没有任何欢喜的情绪。因为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因为她早就不对外界奢望太多。

Lily 想了想该如何向奶奶开口,最终觉得还是实话实说比较稳妥。她走进奶奶的房间,看到奶奶正在缝纫机上替爷爷缝补那条洗了无数遍的、几乎看不出是蓝颜色的长裤。

“奶奶。”Lily 开口。

“干啥?”

“刚才我妈给我来电话,说想接我去日本读书。”

老太太明显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立刻停下手头上的活。转头看向Lily，用一种听起来很不友善又夹杂明显吃惊的语气说：“什么？去日本上学？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容易吗？你好不容易可以替家里干点活了，她就想空手套白狼地把你带走？！”老太太抹了把满是皱纹的脸继续说，“你告诉她，别做梦了！我是不会放人的！你爸也不可能答应她！”

“我之前几次去日本你们不都答应了吗。”

“之前几次是短期的，说是给你办那个什么卡。现在卡办下来了你还过去干啥？”

“是绿卡，有了那个我就可以在那边上学了。而且还能跟我妈试着一起生活。”最后那句话，Lily说得很小声，小到连她自己都快要听不到。

“不行！哪儿都不许去！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过两年跟隔壁家的小子成个亲就完事儿了。去日本干啥？在外面有在自己家里舒坦吗？再说我跟你爷爷也老了，以后这个家还指着你养活呢。”

不知从哪来的勇气，Lily一听说自己要一辈子困在这个充满童年阴影的地方就倍感焦虑。只听她脱口而出：“你们对我一直也不好，我为什么要在这和你们过一辈子。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至少我妈现在把我当宝贝，至少她从来没有打过我。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更不可能跟隔壁的张军在一起！”或许是压抑太久，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终于绷不住了。

老太太明显有些错愕，她不知道孙女抽的什么疯。不过老人毕竟是老江湖了，愣怔片刻立马开始反攻：“哼，不是我打击你。就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你跟着她能有什么好？当年那些事你都忘了吗？你要是忘了我就再给你说一遍。”Lily很想逃离这间屋子，因为这些有关妈妈的事情奶奶不知对她说了多少遍。然而她却像锈住了一般，僵在原地挪不开步。不知是还没从自己刚才顶撞奶奶的话语中回过味儿来，还是早就习惯了奶奶对她的各种说教。她呆立着站在原地，听奶奶继续说：“当初你爸跟她好，我就不同意。你爸可是堂堂大学毕业生啊，多少姑娘想给他生胖小子呢。可你那不要脸的妈就只是个中学毕业，一脸狐媚子样就把你爸勾搭得不吃不喝了。这场婚姻就是你妈给咱家下的套，真不知道是谁派她来祸害咱们家的。我就你爸这么一个儿子，他死活要娶她我能有什么办法？我想了各种法子都没用，最后只好答应下来。可是然后呢！然后那个贱人做的事情对得起你

爸对得起咱家吗？”老太太明显情绪有些激动，左手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

Lily 不想再听奶奶继续说下去，可还没张嘴制止就被奶奶的声音打断了。老太太继续说：“结婚第二年你就出生了。让她安安分分地在家好好带孩子，她还一脸不乐意。你说一个女人家，出去上什么班？她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我们家是坚决不同意她出去工作的！就为这事，你爸是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可她不但害怕，反而背着我们去一个什么日本公司应聘去了！你说她是有多不要脸！我真后悔当初没让你爸打断她的腿！”

老太太平复了一下心情继续道：“之后的事你就知道了吧。你三岁她就提出离婚，说什么要去日本工作。你见过这么没良心的人吗？自己孩子都不要，就拍拍屁股去日本了。在那没待两年就找了个比她大二十岁的日本老头，想想我都替她寒碜！哼，我说这话你还真别不爱听，你要是到了日本肯定也会跟她一样学坏给日本鬼子当小媳妇去！”

听到这，Lily 再也忍无可忍了。虽然以前奶奶也是用这样的口气说妈妈，但她只当是奶奶误会了妈妈。但此时此刻，她不想再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她不在乎妈妈是不是抛弃过她，她不在乎妈妈是不是像奶奶说得那么不堪。她只觉得至少现在唯一叫她“宝贝”的人是妈妈，至少妈妈不会天天在言语上折磨着她。即便 Lily 很清楚她是靠着爷爷奶奶提供的最基本的温饱才能长大，但在这种精神压抑的氛围里她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于是她下定决心，不管未来的道路会怎样，她都要离开这里彻底逃离。

“爸爸，我们今天可以去外面吃饭吗？妈妈不让我们出去吃，你能带我们去吗？”男人刚一到家，就被三个女儿围了上来。他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无心理会女儿们叽叽喳喳的呼唤。

男人今年四十岁。一米八的大个子让他看起来还算健壮，然而岁月却

早已剥夺了他原本英俊的脸庞。他深陷在沙发里，环顾四周，不由得只能苦笑。这个家，只是刷了层白漆而已，几乎家具全无。唯一让他继续工作的动力只是那三个还未成年的女儿。至于他那个看起来比他还显老的老婆，早就提不起他的精神了。

他来美国整整十年了。从陪女朋友出国，到被女朋友抛弃，再到娶了现在这个有美国国籍的老婆和三个女儿的陆续降临。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的吗？似乎美国对他而言早就是条不归路，他只是在不停循环地做着一些看不到未来的工作，苟且存活。不过说归说，美国也不是一文不值，至少孩子们可以在这受到良好的教育。想到这儿，男人不禁释然。“是啊，既然我们这一代已经废了，那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只要下一代能有出息就行了！”男人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今天你妈来电话了，我接的。她说你姐要把小丽接去日本读书，估计下个月就过去。”男人的妻子听见孩子的叫嚷声，知道是男人回来了。她紧着从里屋走出来，告知老公这一消息。

女人很矮，也不漂亮，确切地说是有点丑。她从不修饰自己，一头长发胡乱地扎在脑后。还不到四十岁的她，早被洛杉矶的大太阳晒得满脸雀斑了。

“去日本？”男人明显没想到姐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双眉紧促，抽出一支点燃。“小丽不能去日本上学。我姐在那边累死累活的，再多个孩子肯定照顾不过来。再说日本的教育肯定也比不上美国呀？不行，我得给她打个电话。绝对不能让我外甥女去日本上学。”说完他掐灭了烟，起身朝电话走去。

女人仿佛听出了丈夫的弦外之音，赶忙劝道：“你要干嘛？你先别打电话，你想干嘛？”

男人拨开女人上前阻拦的手：“要真是出国上学，就来美国上。美国的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将来找工作肯定美国的文凭要比日本的强。”

“不是我不让她来，她要真来了住在哪儿？咱们家就两间房，根本不够住啊。而且三个孩子我都照顾不过来，要真是再多一个可怎么办？”

“有什么不够住的，只要想让她住，怎么都能想到办法。”顿了顿，男人又说：“你天天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又没让你出去上班。你要是不乐意就出

去找份工作，我在家照顾她们还图个清闲呢。”说完，男人就去拨打姐姐的电话了。

Lily 妈正在去往上班的路上，看到手机上显示了一连串不成规律的数字，就知道肯定是远在美国的弟弟打来的。“喂？老弟啊，啥事儿？”

“哎姐，是我。”男人把听筒从左手换到右手，“我听说你要让小丽去日本上学？”

“哈哈，你听说了是吧。对，我也是刚决定的。这样我不也能跟她多相处嘛，再说日本的教育肯定比咱老家那边强啊。”

“咱老家肯定不行，但我觉得你要真想让小丽出国还不如来美国呢。再怎么说明美国大学毕业证肯定比日本的漂亮啊。你要是觉得行，我这两天就找学校打听去。要学就学最好的，咱苦什么也不能苦教育。”

Lily 妈从没想过要送女儿去美国读书，因为她正想借此机会好好和女儿建立一下感情，从而弥补这十多年不尽职的母爱。但转念一想，弟弟说的也确实在理。与其让女儿从头学日语，还不如直接学一门全世界都通用的英语。只不过如果真送女儿去美国上学，作为留学生身份的女儿肯定需要花费不少钱。这笔开销对她而言，基本就是全部家当了。

“嗯……去美国？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主要去美国学费肯定很贵吧？她要是来日本，我几乎都不用怎么花钱。不过你说的也确实有道理，等她学出来了肯定是美国毕业证好找工作。”

“是啊姐，只要你愿意我这几天就给你问去。以前你为了能让我上学，自己都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既然现在我在美国，以后小丽要是来了我就算不给我那仨孩子吃饭，也不会饿着她的。”

“过去的事就别老挂嘴边了。不过你倒真可以帮我打听一下美国的学费是多少，还有住宿什么的。哦对了，美国买东西贵不贵啊。哎，说来说去都是钱。”

“你管什么住宿费啊。要是小丽真过来了，肯定是住我这啊。你放心吧，够住。”男人想了想，继续说，“我现在是美国绿卡了，要不我问问能不能帮小丽也申请个绿卡吧。实在不行让我老婆去申请，她不正好是美国公民吗。”

一听弟弟这么说，Lily 妈突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立即说：“这个好这

个好！你们都有身份（这里特指美国绿卡或美国公民），你去问问能不能给她也办一个绿卡。对对，这个好！”

“行，姐。那就先不跟你说了，电话卡也快没分钟数了。我明天就去问，过几天再给你回话。”

“好。记得问问全下来要多少钱啊，然后美国大学需要学几年？最好是找一个稍微便宜点的大学，但质量也不要太差。总之你多比较比较，那我就先不给她买来日本的机票了。等你电话啊，拜拜。”

挂断弟弟的电话，Lily 妈陷入沉思。如果真送女儿去美国读书，那她想陪女儿共同长大的愿望又无法实现了。更何况自己这么多年攒下来的钱全都要花在学费上，或许还远远达不到学费的标准。Lily 妈想到这儿，原本很快能与女儿见面的喜悦又一扫而光了。

见老公挂断电话，矮个儿女人赶忙冲到老公面前。“你怎么回事啊？咱们还没商量呢，你怎么就跟你姐说要把孩子接过来？你能不能在做决定前先跟我商量一下！”女人在男人眼里一直没有地位，但这次她还是勇敢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商量什么？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再说那是我外甥女，跟你商量什么？”男人走向沙发，把刚才掐灭的烟又重新点上。

“她是你外甥女，可这也是我的家！”

“什么你的家？你哪儿来的家？这是当年我姐省吃俭用付的首付才买下来的房子。没我姐，咱俩早喝西北风去了。”男人白了女人一眼。

“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给你生了三个孩子，还给你办了身份。你为什么做事情之前就不能先问问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我已经很清楚了，还有必要再听你拒绝一次吗？不过你说的身份问题，确实说到点儿上了。你这样，明天打电话找人问问，看能不能也给我外甥女办个绿卡。你给我办的时候那么顺利，给她办肯定也没问题。身份问题要真能解决了，我姐那边的压力也不用那么大了。”

“你都没问问我的意见就跟你姐说大话。办什么绿卡？怎么办绿卡！我跟她又没有血缘关系，我给她办不了绿卡。再说就咱们家这样的情况，也没钱给她做担保啊。”

一听女人提到钱，男人又急了：“咱家什么情况？！你嫌我没赚到大钱

是吧！我还没说你天天在家白吃白住呢！反正这个绿卡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说完，男人起身朝卧室走去。

女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委屈得说不出话来。她是想过要离婚的，但离了婚又能够去哪儿？与其四处漂泊，还不如在家受男人的气。至少还有三个孩子陪着，至少还能解决一日三餐的温饱问题。

第二天一早，男人就开车到各个学校咨询。公立高中一致给出的答复是：没有身份，不让进。而私立高中虽然招收留学生，但昂贵的学费他们肯定负担不起。男人思来想去，决定直接去公立大学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收外甥女这样没有身份的孩子。

到了学校一咨询，只要有留学生签证外加年满十八岁就可以顺利入学，只不过学费比有身份的孩子要贵好几倍。男人说明了外甥女今年只有17岁，问能不能破格录取。学校给出的答案是：不管是否有身份，都需要进行入学考试。如果她的英文成绩不达标，就要从语言学校从头学起。所以还不如先考虑把英文能力提高上来，不然就算来到美国也会学得很吃力。男人觉得老师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拖着一身的疲惫往家的方向开去。

一进门，男人就问自己媳妇今天有没有打电话咨询律师替外甥女办绿卡的事情。女人回答说：“问了，他们说我没资格办。必须是直系亲属或是姐弟之间才能办。就比如你给你姐先办，然后你姐再给她办。但这样一来，肯定要等十多年。”

男人不信，以为是自己媳妇故意骗自己。于是等到第二天，男人自己拨通了律师的电话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和媳妇昨晚说的一致，于是他只得放弃了给外甥女办绿卡的决心。

男人一连又跑了几所学校，得到的回答都大同小异。于是再次回到家，给远在日本的姐姐拨通了电话。

“喂，姐。我这几天都打听清楚了。绿卡是办不成了，但是过来上学绝对没问题。我建议小丽这半年就好好学英语、办签证。等签证下来了就来美国这边适应适应，找个语言学校什么的练练口语。之后等她十八岁了，就可以直接上大学了。”男人把知道的信息一五一十地告诉姐姐，包括学费和美国大学的学分分配。

Lily妈听弟弟说完，算了一下四年的学费总和，又算了一下自己每月

工资和花销的差额。发现她这十几年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将将只够女儿这四年的学费。除了学费外,她简直多一分钱的生活费都给女儿凑不出来了。好在如果真去美国上大学,也不用一次性把四年学费都付清。想到还有几年周转的时间,Lily 妈才觉得去美国上学也是个可以考虑的后备之选。

Lily 妈把想法跟女儿说了一下,想问问女儿怎么想。没想到 Lily 在得知有可能可以去美国上学后,当机立断就决定要去美国不去日本。Lily 妈再三询问原因,Lily 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面回答。

Lily 妈左思右想,看来这辈子是没法实现和女儿一起生活的愿望了。既然亏欠女儿的,那就索性答应她这个要求吧。在有限的金钱中替女儿实现赴美留学的美国梦也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了。母女二人在电话里又详细沟通了去美国前以及到美国后的各种计划,在双方达成共识后 Lily 开始研究如何申请留学签证,Lily 妈也开始起早贪黑地拼命工作。既然指望不上前夫,又不能拖累弟弟一家人,Lily 妈只能自己拼命赚钱和绞尽脑汁攒钱。一想到女儿将来拿着美国大学毕业证的样子,瞬间觉得自己就算再苦再累也都值得。